孔叢子

孔叢子卷第五

臣咸注

陳士義第十五 是篇多賢士之論故曰陳士義焉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乃子高之子嘗相魏安釐王年五十七一作子慎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一夫猶言一夫役人爾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之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求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邵美也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羇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

今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季文魏大夫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喆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言堯豈樂四凶與鯀而用之哉蓋夫人之難知然也今文之對不得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惡在脩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竟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之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秦王乃秦昭王得西戎利刀以示關東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八寸曰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言刀剛記作而鋼劒是故刀以玉如切土王曰

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後漢書西南夷傳亦作火毳）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言戎防秦之貪欲故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臣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目前故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

亦不知其父者也〔言今四方之遠假有如臣者臣又不能通於遠邈言誰耶故以孔子之父為之言〕孔子毋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郰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得孔子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毋死乃殯於五父之衢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輓亦作曼〕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惟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鬬子文生於𨝬而不害其為令尹〔楚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田見之懼而棄夫人以告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言李由若可用則寵之何患人之言若以仲尼之事詐毀由者則由之惡名愈聚是猶抱[illegible]〕

而益折趙石而救弱矣魏王使相國將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然時乃趙孝成王也燕然謂早燕亦作宴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答曰夫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彩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熟謂五味之熟物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麋於衣食矣麋沉食類言散費如之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所受教

枚產問子順曰枚產濮人臣厲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

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本南陽人旣与越王句踐雪會稽之耻乃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乃治產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後年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稱猗頓用盬鹽起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且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未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穀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東里閭魏人子順弗下顏下顏色而禮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跡達亮直大丈夫少所推師自丈人吉王務以為丈人也衆非之稱大丈夫亦丈人之謂求為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跡直然內懷容媚諂鬼鬼亦讀魅之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見子順曰宮他魏人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

公子謂胡公子勝王孫宗君也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
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是時燕相乃昌国君樂閒伯栗腹焉宮他曰將適齊田氏
盡由和之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
他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惟先生知人願
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衛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
成子自魯聘晉成子乃郈昭伯之族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
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
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
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
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衛獻公以師曹亂出奔齊孫文子甯惠子共立殤公甯喜與孫文子爭寵相惡
殤公使甯喜攻孫文子文子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晉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後入衛獻公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

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反其璧与穀臣之子）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命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若人如此人）官他日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文咨魏人）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言寧順前政而有成孰可變更而興起其謗）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子產國僑相鄭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生初相魯〻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麛鹿子也其皮以為裘加裼衣以朝斥大子也芾小貌投弃也戾動罪也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衮衣公侯之服章甫儒冠亦指夫子也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穆王周昭王之子名滿祭畿內之国祭公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焉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夷名允字公信伯長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齊諡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之乃武王伐紂叩馬而諫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焉

論勢第十六（盡論諸侯強弱之勢云）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當魏襄王時）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无讎秦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秖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須待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故秦始皇雖并天下財五十餘年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項羽誅之遂滅秦）五國約而誅秦（魏公子无忌既自趙歸率楚齊韓燕兵攻秦敗之河外蒙驁為走當秦莊襄王時也）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子順未入秦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皐（成皐故虎牢地屬三川郡）子順謂市丘子曰（市丘子守市丘者不見其名氏）此師楚為之主今兵

好也除有隙之小忿全執圭之大好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

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弊而擊之言秦勝則我因服秦或秦敗則承其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承時武安君穆侯輩為秦將皆良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言秦既勝趙必更他求當加兵於魏故曰受其師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喣喣焉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廩丘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也廩丘於春秋時屬齊趙使孔

青帥五萬擊之（孔青趙將）殺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言死既一則歸尸與不歸尸悲苦與不悲苦亦无異也）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士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飡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謂致其國事以還君）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

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李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焉矣王故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李順曰王令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李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比目魚以左右分目不比不行南越謂之板魚）令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側息猶少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

誅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孰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王謂宣惠王也乃昭釐侯之子韓自宣惠始稱爲王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申不害李本黃老主於刑名著書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相韓事昭釐侯国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於昭侯二十二年死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梁君即魏王也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謂策其事而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言今宣惠王弱於昭釐侯之時魏均於始之魏均同也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

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逐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之往也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言如往山東之国則山東諸国當謂秦所并秦為不義所不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是時魏景湣王也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是時子順已退政寢于家矣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易蓋當計其勢如何尔在棄之用之得其宜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魏自秦昭王時皆斥大縣數十名都數百囿始皇立又拔二十城以為秦東郡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湣王為太子嘗質秦此王能死不能棄

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

身患而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報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秦始皇既誅文信侯呂不韋与太后私通後恐覺禍及私求嫪毒詐為閹侍入后於雍宮愛幸之事皆決於毒）雖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言非獨四境之內執政之下皆言是 言雖門閭廊廟內外亦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毒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毒王受以國賛嫪毒也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為天下之上矣）孰不弃呂氏而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夫臣節之固莫右乎伊尹故凡論事不詘亦所以附焉）

趙孝成王問曰（趙孝成王乃惠文王之子立二十一年卒）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

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荅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居憂克思厥祖之明德（此文與尚書差多異其末刪舊語尚存）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魏安釐王乃昭王之子立三十四年卒）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梗亦作鯁）有大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卿最為老師三為祭酒齊人或讒之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後廢因家蘭陵荀疾濁世之政推儒墨道

德之光者數万言漢避宣帝諱名孫故御焉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貧每以其法

相人千百不失言孫卿之相法夫躰虽方而心必圓心圓則多姦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魏安釐王嘗使新垣衍說趙帝秦今新垣固乃衍族賢者所在必興化致

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孟子順相魏九有陳大計輒不用遂謂然而歎寢于家者也荅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

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

何化之興秦自昭莊以還已并東西周諸侯国是時秦政始立有吞天下之心故曰救亡不暇昔伊摯在夏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言呂皆世衰足伊乃太公

亦不能使夏商治之當如今日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

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為秦乎始皇立二十有六年并天下為三十六郡季節見於子順季節魏人也子

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礼忌日不樂而已未有无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嘗游趙挫新垣衍帝秦又為齊田單與燕將書遂下聊城田單歸而言其功齊欲爵之魯連乃逃隱於海上曰吾与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荅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虞卿游說之士為趙孝成王上卿後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魏齊魏之公子為魏相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荅

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後以其書曰晏子春秋見作於世吾聞太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述无懷氏以來封禪之事司馬相如封禪文稱七十二君然有名氏可攷者不盈於十言切名雖同而其對自殊无足怪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申叔趙人也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也令善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虢公林父乃周惠王

魏□二十五年有神降于莘二魏地也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国将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令以一国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悦哉

申叔問曰大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惟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荅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无忌死韓君將親吊焉无忌率五国之兵破秦軍於河外秦兵不敢出公子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求晋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王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以毀廢遂謝病不朝与賓客為長夜飲竟病酒而卒是時韓魏為從故將親吊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吊君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无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二君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荅曰言貴

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父子皆賢各為論議三異從智人正之爾於而識亦可鄙矣

甲叔問于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言所得稱彰君之非則君有所懼而改之

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士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言此是亦以起時之言非禮之中貴當禮然也起時謂動時之權爾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晏嬰遂與羊舌肸各言其國將亂之事晏子既陳屨賤而踊貴於君其君為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不求其間所宜亦答以其事也齊景公以晏子之宅近市而欲更之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故景公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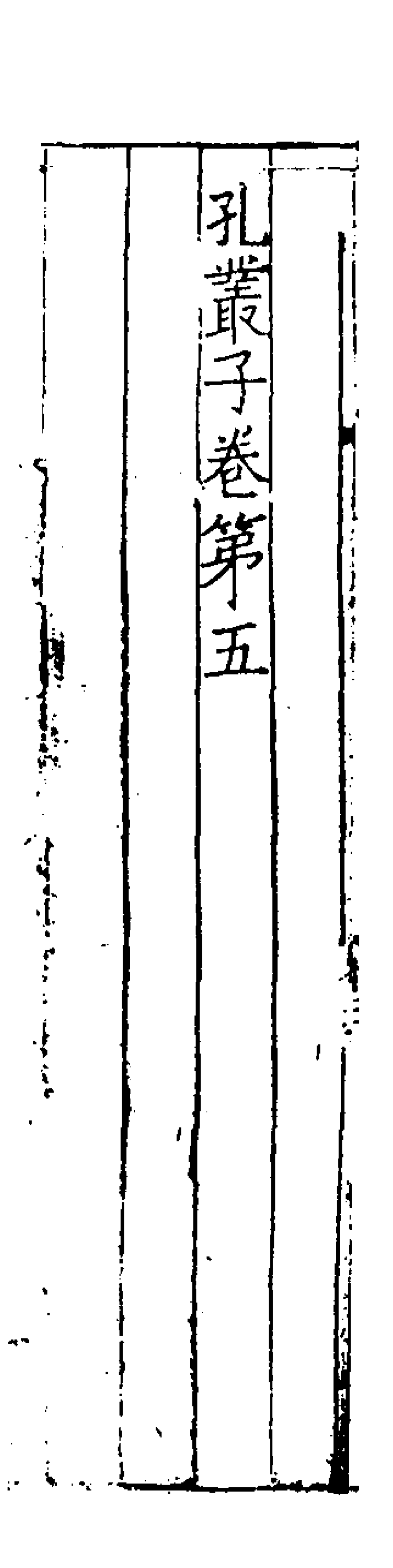
是皆引故引叔向謂師曠之非持言君之非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言往日中山皆天雨其穀何反亡其国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皆曰說種之其義一也詩大雅生民嘉穀雖拒維秠注以去天應堯以顯后稷為之下嘉穀今詳詩人之意殊无天下嘉穀之義子順之言宜是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鄒文趙之賢人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

在前猶頼聞其行於先生也貲吕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之也王遂礼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公宣公三命茲益恭故孔子宋人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野合生孔子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二国謂趙与魏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荅曰君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敢窃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苟爲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孔叢子卷第六

臣咸注

詰墨第十八

墨翟當戰國時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孟子稱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其名詰墨誣雖孔晏之事故孔鮒詰而下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聖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賢聖之行也

楚昭王卒公子閭乃與子西子綦迎昭王妾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惠王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白楚之邑也白公好兵而下士復晉伐鄭鄭告急於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殺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走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

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史記

年此六十年疑子順言是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

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

卒十旬矣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白公其秋始亂是孔子卒已十旬墨子雖欲謗毀聖

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封之以尼谿史稱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尼谿

齊邑也諸本或作谿誤也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

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史稱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

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與此文微異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

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

晏子荅以礼云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礼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礼也晏桓子卒（桓子嬰之父）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廬遂衰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鴟夷形若榼以馬革為之吳王夫差取五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此云樹鴟夷子皮蓋言若皮鴟夷然范蠡去越之齊自号鴟夷子皮田常乃田和之曾祖役閒公立平公遂專齊政此言夫子欲田常知己欲去而用之云）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陳常即田常）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田常殺齊簡公孔子請魯討伐之而哀公不聽是不樹子皮可審）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三桓之家時專魯政）

詰之曰君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附意謂附意附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藜羹不粒之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季路以衛出公難結纓而死孔悝竟立蒯聵爲莊公孔悝乃孔圉文子之蒯聵之甥衛之亂子貢不與陽虎亂魯陽虎欲盡殺三桓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奔齊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形殘惡疾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

孔悝與蒯聵作亂子路聞之而後往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弗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則不然矣言晏子前稱孔子所為皆非聖賢之行此又以為聖相是安後相次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言事靈公莊公景公三君皆偽

（順似諂而不正若有三心然）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言孔子伐樹於宋削迹於衛）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言小人則相毀如是君子則不然）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言晏子隨其君所蔽而輔拂之）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言君之心非一名有所蔽也嬰事君之心非三推正而已）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

兄之悌弟也言盆成匡乃人父之孝子人兄之悌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盆成匡之父為孔子門人不在七十子門之列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粮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哀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言墨子以親死欲不哭於意為安則終自行之何以用晏子為引以同於己哉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孔鮒字子順之子為陳涉博士年五十七觀子詰墨者之辭

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言墨子今已死使其復起則子敢對之乎

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

前也言詰之得其禮雖百墨子吾益明白失其正則雖一人之少吾亦不能當之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

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

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

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

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原憲字子思季羔高柴也字子羔

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

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

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未能有善以聞於時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

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

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

矣

獨治第十九

此言行已如是則可自拔不訟獨治於已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季則蓋魯三桓之後大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吾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叔孫通魯之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漢王二年天下以為博士尹曾謂子魚曰尹曾未詳何許人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陳餘大梁人後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軍斬餘泜水上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大梁人也陳餘年少父事耳為刎頸交漢高祖為布衣時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姓名俱之陳陳涉起耳餘謁涉後餘說武安君武臣立為趙王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後有隙卒斬餘於泜水上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

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其父順也乃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謀
名諸侯無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
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貭千金加束帛以車
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
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
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
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爲王其
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
父怒曰佑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
遂不爲顧王心慚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
然蹇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

言雖能爲丈夫爾然禮義則塞而不通雖聞淵懿而不能曉達惟幸訓誨以免愆戾子産曰王所問者善哉致因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尊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矣敢收之於後也願先生備明其事必恭遵焉對曰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禮稱其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是也娶之父母爲外舅姑爾雅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矣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至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此柔以親非尚於德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服不言及言同姓而无服者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列猶穆也繼之以姓而無制斷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

以叙嫡近則與死爲之免（免者之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政也是故臣之家避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弗父何宋愍公之子孔子之始祖）吳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孔氏大小宗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王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固猶言固陋）

問軍禮第二十（陳王涉請問軍禮孔子鮒答之乃獨專于篇）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以等授其鞭扑）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

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成謂師律已成定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言以大司馬奉所遷廟社之主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幣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則先告奠而後就館示有尊也舍當作釋音與釋同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師陳列車甲卒五千車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名也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

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書稱用命則賞于祖弗用命則戮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国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設奠反其主於廟於社）若主命則亦奠幣于埋之于廟兩階間（言埋五則幣帛焚之）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饗食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国（忘其国中之事於命而已）即戎師陳則忘其家（忘其家之為於戎而已）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詔告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命（受所受命）天子當階南面命受之節鉞大將受（謂受所賜節鉞）天子乃東回西面而揖之（謂轉南面自東遂西面而揖）亦弗御也（謂既揖已則不御坐）然後告

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左傳云戎有受脤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大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国先鋒入国後刃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馹騎赴告于載櫜弢（大雅曰載櫜弓矢櫜弢韜也弢弓衣）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軍敗三日哭將亡城失則七日哭蓋輕重之差）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大師曰古之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其人蓋言田道之人）

答問第二十一（武安軍泊陳王涉有所問子鮒得詳於答故以名篇）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武臣即武安君）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雖狂戾之夫亦不能化）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為奚若（韓非喜刑法名術之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著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後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然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最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子鮒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

也好事而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厚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諸子對曰乃者趙韓共許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功（趙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後知伯益驕請地韓魏〻〻与之又請地於趙〻不与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〻襄子懼出奔晉陽〻〻圍攻晉陽群臣皆有外心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〻〻与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无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与韓趙魏伐鄭遇陳恒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哀公二十七年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〻師救鄭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居此時知伯与中行氏諸卿猶在而知莊已卒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㗳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施施備俯偃然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大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熟之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推勢抑以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胄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

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周以建子為正子時為朔商以建丑為正丑時為朔夏以建寅為正寅時為朔王曰

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舉不

及於周又安能紀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後驪姬將立奚齊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傅杜原款申生縊于城姬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呂氏春秋云申生以劍死謚康成稱推經顧博士曰始余信

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

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而以信入其言謂獻公以驪姬為信而要其言

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

首猶然況國君乎吾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

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舉動也）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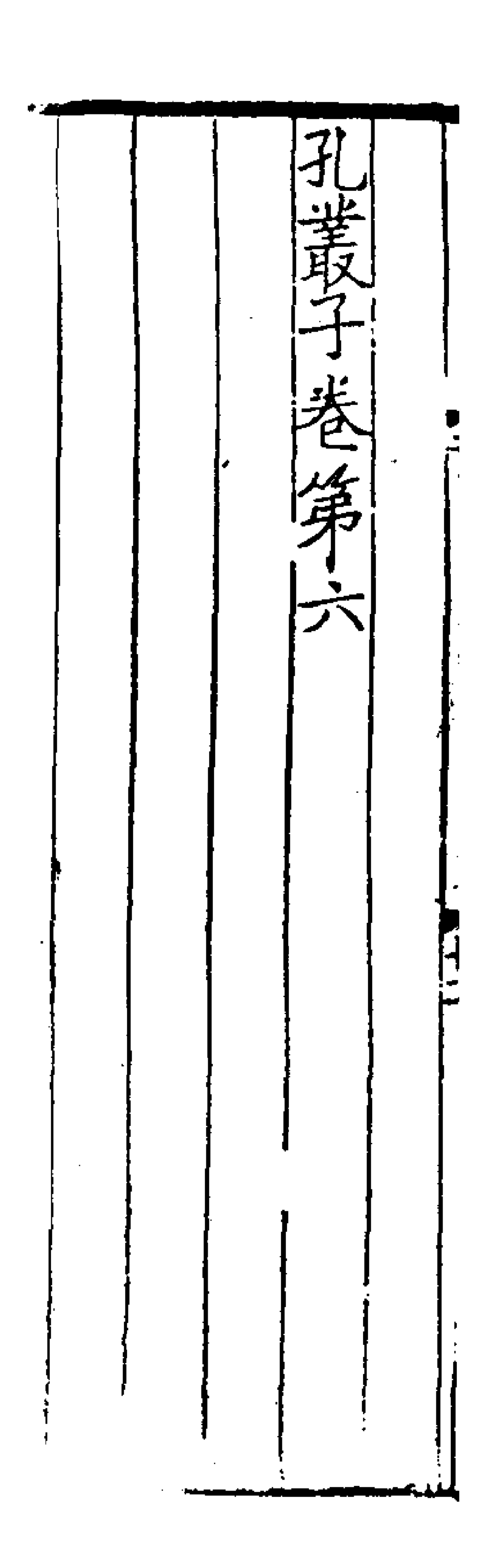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邯距之（陳王涉遣周章為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遂殺章于曹陽）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使濡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

生無累也王謂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言常爲攻我之備也）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固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最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募人眛眛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言欲先生以近事爲之議）荅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天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言俗事臣不忍言今王命不敢違故下以梁由喻之）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言其驍勇若骨騰肉飛然）手搏蹶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礼教不立妻不良悍淺相媟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投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振其陰由乃仆地氣絶而

不能以鄰人聞其凶凶也（凶凶當作哅哅宣叫之声）蹶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贅忿莫肯舍旃或覆其家然後乃救人以无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无備故也今王与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无後救

却遂進兵擊于陳王師大敗

博士九仕六旬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襄長九尺六寸嘗為孝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魯天下有仁義之国也戰国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叔孫通以之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漢王入彭城通以弟子百餘人降漢後定漢儀拜為奉常尋為太子太傅惠帝復徙通為奉常）



孔叢子卷第六

孔叢子卷第七

連叢子二　　宋咸　注

連叢子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九世魏城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言事高祖為將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離以媮安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孔忠之子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時為侍中）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

業與延陶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亡无也諸之也无之大夫言本无此大夫假有之以為辭猶謂虛公子安處先生之類也）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貙犴（犴亦作㺜音岸貙㺜貙虎之大者為貙貙大如貍）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奉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如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虞心故乃闢四封以為藪圍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驛驛淫淫充物貌）晝則鳴嘩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

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虞人之候林兆之令也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兕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乃鋒驅檻車聽鼓鐃猛虎顛蹶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言車從之徒擊抃以稱其工亦乃縛以絲組斬其牙爪文輪登較爪文或作拔与猜同言獲斷多可擒其嘣輪登蒲較式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躁䠞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万歲斯亦略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国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国政其心乱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乎国之君乃頓

首四呂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漑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連枝猗郍其房或拳句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平千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言考以先王之禮）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兕光亦兕觥伸爵一云罰爵）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經一紀我賴以

寧暑不御並衰涼而涼清内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其六何不銘乃作斯賦以叙厥情

鵶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鵶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覩之歎然惟覽老經書在德爲祥弃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玆服鳥卒用喪已（賈誼爲長沙太傅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在生家謂之天神惟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惟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脩擯遺養志老氏之疇祿爵之來秖增我憂時去不要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遥諷誦遂歷于園周旋覽觀憩乎兩

蒲覩茲茨翦結葩吐葉猗那隨風緑葉紫莖爰有蠐蟲厥狀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夢莫或知辛膏粱之子嘗不亦惟非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惟辛苦乃丁大殃言其疏浚辛而樂以爲辛猶膏粱之子浸驕而不以爲驕遂至乎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從弟乃安同也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猶言希世而出流與學守株比肩皆是衆是非非正將焉立無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從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欲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歆令仁弟讀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言既得屋壁之書皆安國爲傳邪說遂報且嚴

雖馬今學亦多所不信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馬至然也何閻古文乃有百篇邪壁書未出何以知有百篇遂有此言柔以為然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以舜典自奠書所錄及成王道衛風周公信自在道亦作導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張能明聖道之真乎紀口以今讎古之錄象然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云時安國所得壁中書皆科斗文字遂以今讎古以隸古字寫之九篇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故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為難知以弟博洽盈篋既壽雅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若斯何猶言其奈此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殂游夏更生其言豈然乎其言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此言古訓有之謂學以能踐爲善）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子國周安國字）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礼法少長操故雖與群臣並參近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漢書云侍中比二千石亦負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之子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illegible]字次儒成帝即位拜為丞相[illegible]大師賜靈壽杖年七十元壽五年薨）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為關內侯茂子子国生子卬為諸生特善詩礼而傳之子卬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与劉歆友善（歆字子駿成帝召見為黃門郎与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无所不究向死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時為侍中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甞以清論譏貶史丹史氏諸子並用事（史丹字君仲魯元帝成帝為左將軍薨有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諸曹散騎在左右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為不恤於進取推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与崔義

幼相善長相親也哉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欲以世利勸子建仕
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
且習与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
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与子辭遂歸鄉里若咸當作殺崔篆
子以疾辭身不仕漢書稱子建以疾長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
莽爲建新大尹并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
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臣咸今詳此叢
一文與此与漢書同而其名異且漢書稱崔殺以疾辭身不仕莽後
漢今復仕故子建從子假僕書叢作崔篆爲
何則詳連叢文殺誤作仁義之義字可辨也光武中興天下未悉
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
患之是時闕里无故荊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
講堂埽除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昔鄉先君欲令太守
行鄉飲礼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爲之奈何對
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爲盜

或發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内爲斂之之備外示以簡易寔等元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於君從之用揚寔等鮑永字君長初事更始〻亡歸光武拜諫議大夫時[illegible]人董憲起兵其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元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元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因此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漢書元永傳子建之辭蓋録之不詳子建生子仁以文學爲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孝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髙第御史建初元歲建初乃漢孝章帝元年大旱天下憂之問群臣政教得失于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

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

子和此作孔信字仲和此書蓋孔氏子孫所集故多不書其名然亦与史小異

太中大夫鮑彥曰鮑彥史无其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

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志者或性

玄靜不与俗競氣不勝辭辭似若无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

者是其志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乱如何

取實與子豐曰大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協

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变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

疑果足以從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內恩不

報无道之強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荏高氣亢戾

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強者

此其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發後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強名乎哉予嘗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一言而得其極雖十言而不能奪者唯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麗說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眾持論无主俯仰為異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長泛濫之言而衆莫能折其非所以為口貴而无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詢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申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則多端幸較以類理不應然而聽者因形飾僞徒讚美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為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真僞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

特之知聞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襃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孔霸字次儒孔延年之子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襃成君霸四子長子福次子捷次子喜次子光四子家于茂陵以世孝子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魚小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其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孝才不善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詭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孔僖字君魚平陵之後孫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後去武都太守弟子奇游洛陽以奇經明當仕以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言刪定其大義也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竇融

焉家常焉上賓從容以論道焉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懶
守謝公瑛以堪見求方尚瓊不散甘閑累世在何而知其樵俗卿將家業而山後事光武為大司空爰顯宗郭年七八歲每焉其兄
議等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祢君爲乃任官至武都太守闕内
侯以清儉聞海内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
左氏傳之難者集焉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
学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
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将来君
子儻肯遊意幸詳録之焉子豐善於经学不好諸家書鲍
彥焉子豐名齐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易才辭莫過淮南也
讀之令人斷氣斷氣猶言悶絶然方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
工不可以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
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彥曰且効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醼小

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少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爲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絶倫託備先聖嗣世名享家陛下謬加拔擢徵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礼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爲詩書頗涉礼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

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顯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之道說苑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此言天子愛先聖而及其子孫也所以崇德作崇聖臣宗邦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卦林當作易林案後漢崔篆嘗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篆乃駰之祖父也故曰以其家易林占之一作家林答曰且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所至曰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遷而九月既望寢疾浸而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

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誤〕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吏稱蒲阪令許君然勸令返魯乃无奉車二乘之丈〕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无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其定矣〔吳時遂歸華陰〕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時爲今學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隨時爲今文家言其時多爲章句之學〕華陰張太常〔時季彥留華陰然張太常其華陰之人故本无其名〕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答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

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與尊教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謂聞流言不稱倡而信之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悌忠信乎答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揔而目之則曰孝悌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之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王主及以君命同盟霸王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緣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駰學於太學崔駰字亭伯漢肅宗巡守方岳駰上四巡頌帝雅好文章見駰頌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後出為長岑長不之官卒于家而糧乏鄧衛尉訪餽焉鄧衛尉乃鄧訓即禹之子謙恕下士无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建初三年拜

謁者從拜張掖太守雖受兼校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負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少須租入當復送季彥曰父顧聘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復致則於崔生為穢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其猶古人欲決江海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相曰此子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文姜齊女為魯桓公夫人桓公與齊侯會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拉殺之公薨於齊夫人遜于齊不稱姜氏以示義也絕不為親即凡人

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

矣方之古義是子不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

以逆也衆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皇甫規字威明爲度遼將軍尋爲尚書後遷弘農太守封壽成侯辭封不受轉爲護羌校尉年七十卒仲淵乃季明從人吾聞孔氏貴父之後孔則子爲祖紹則爲宗介云三父之後繼伯叔之三宗也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遠叢所記信如

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弟兄負荷矣荅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

者非唯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

无可无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求闕子孫所能及

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二仕則仕能學則學伯祖之子孫世

仕有仲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壹故學未稽

古仕无尚官文非俎豆武非戰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

言其欲弗克負荷也答曰伯之子孫今可其仕季之子孫何所
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
王伯禽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
曰吾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
矜之何也皇甫緋口與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然此君來
言頗散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尚書問季彥曰（長孫尚書本无其名）敷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
之德殊乎遜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我於如此矣曰
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无形然後得聖爾如敷士所言大
賢則能焉之季彥曰君之論（宜其）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
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无形
雖離婁並照將何覩乎（離婁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百步之）

外見秋裏之末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孔大夫乃孔昱字元世霸七世孫少習家學大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詐病去後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去大夫蓋將以邑稱也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讖緯士論以讖術為內學以諸子雜說為外學故褚李徐曰章句小經術為詔不好讀外家傳語以東方朔以好傳書受業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當求於讖乃尚解文乃以章句為內學以經術為外學焉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盍固已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季々知乎至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頫日頫日猶往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々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々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為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君

子立論必折是非以見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歆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受學不要祿貴得正義爾後以此受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孔安國爲臨淮太守）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很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求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真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

楊太尉問季彥曰（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衆儒宗之初爲司徒後爲守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譖震收太尉印綬詔遣歸本郡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矣）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而世不歸大儒何（季彥父子和爲臨晉令不歸大儒言世不以大儒歸之）答曰不爲祿學故

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增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周爾說焉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劉公本失其名）客適有獻魚者公孰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之肴衆坐僉曰誠如明公之教孝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二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蚊蚋食人蛔蟲食人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蛔蟲生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辯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永初二年乃後漢孝安皇帝時）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

河南四縣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
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或陳災咎
李尋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
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上仲淵策問是言
此孫子逸史失其名此謂此於仲淵所而聞是言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李尋李尋見
亦德陽殺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處此二者
而已矣二者謂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天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
崩地震白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后稱制而
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漢孝殤帝誕育百餘日即位鄧太后臨朝稱制改延平元年河東垣部
國三十七雨水即前事之驗者帝然之左右皆不善其言史稱延光年河北大雨
貴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青乃召李尋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遂有此對帝然之左右皆惡之李尋聞
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會與李尋孝廉

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孝憂遂止乎家季彥為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筆則與詁成章出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為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二年十一月丁丑卒史稱七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長音長 安施商移切 或弛詩止切 好禮虛到切 事夫風無切 使于疏吏切 遇迪許偉切 後廖丑鳩切 與在音預 爲病于僞切 夫三折上音扶下食列切 巳之巳人巳並養里切下巳之同 既宴伊甸切 夫死音扶 與計音預 去姑上丘據切下音以 夫以音扶 繫於方胡訓切又許訓切下繫同 填之堂練切 巳矣音以 難易上乃干切下以豉切 寫說輸爇切 知者音智 夫不音扶

論書第二

曠夫風無切 巳殁音以 巳之音紀 彤日以中切 之惡烏各切 論事盧困切 錯行七各切 樂之音落下同 愀然七小切 而巳音以 惡覩音烏 大麓音鹿 巳而音以 迷錯七各切 禋燔符袁切 死難奴旦切 與於音預 祗祗旨夷切 刑錯七故切 三監孟長展兩切 所任汝鴆切 除過古卧切 應之擊夫之長展兩切

記義第三

餘夫 許記切 施人 施智切 名歐 將王切 相室 息亮切 從死 才用切 長者 張兩切 好人 虛到切 譽巳 音紀 好外 虛到切下好內同 瘠色 秦昔切 女知 音智下知同 合德 加正切 任臣 汝鴆切下自任同 巳耳 音以 己巳 上音紀下音以 其知 音智下知同 使宰 爽士切 使于 疏吏切 以遺 以醉切 若夫 音扶 使人 爽士切 舍實 音捨 私暱 尼質切亦作暱 陷辟 毗亦切 供澳 乙六切 苞苴 子余切 好賢 呼告切下好與同 豳公 悲巾切亦作邠 造周 音草 躐踰 上力涉切下徒葉切 與於 音預 將意 資良切 蓼莪 力竹切 裳裳 如字 清徹 敕列切 焉施 商豉切

刑論第四

刑省 所景切 降典 古巷切 折民 之列切 弗勝 詩證切又書蒸切下同 無別 皮列切下同
刑重 直龍切 民厲 求位切 惡之 烏故切 不省 所景切 夫赤 音扶 折獄 之列切
非從 牆容切 則已 音以 適爾 施隻切 不中 丁仲切 比罰 卑履切 斷者 丁緩切

之悖蒲沒切 之枳諸氏切亦作疻 惡其烏故切下同 間居音閑

記問第五

孔伋音級 析薪先的切 負荷下可切 任賢汝鴆切 函閒訖力切 任法汝鴆切

之知音智 難諸那干切 讎市周切 息鄉許亮切亦作嚮 操曰七刀切 已得

師切 梟鴟上堅堯切下處脂切 所好呼到切 且上七也切下子余切 使以

旄上力渠切下接于切 自顯 孌伊善切 蔓延上無販切下以然切 承歎他旦切 弟竇 使使

上莫大切下莫其切 單子上音善下子夷切 鉏商上仕魚切 五父方矩切 穗身 今

見賢遍切 應之於證切

雜訓第六

由詆諸氏切 不與音預 相好呼到切 舍玦上音舍下古穴切 珠瑱他甸切 子車

於鄭 而別彼列切 使以 當兌 跪遠 為屬

切玉 全名 之惡烏谷切 各早 受禪時戰切 舍適上音捨下音的下同

居衛第七

可將（子匠切，下同）百乘（繩證切）君任（汝鴆切）不訾（即移切）適齊（施隻切）相易

責（茲益切）寄帑（他曩切）有奇（居宜切）折臂（食列切）禿骭（下吳旦切）背僂（力主切）

不與（音預）大牢（音泰）不累（力僞切）惡有（音烏）其行（下孟切）行行（上下孟切，下戶郎切）行

只（音止）自埶（私列切，亦作褻）同譽（徒洛切）追王（于況切）大工（音泰）不為（于僞切，下焉同）于

乘（繩證切）焉得（於虔切）珪瓚（才贊切）秬鬯（上音巨，下丑亮切）賈父（扶雨切）適宋

與（彌隻切）樂朔（音數）

巡守第八

巡守（音狩）禪泰（時戰切，亦作禪）曰墠（時戰切）齊輦（側皆切）舍奠（上音捨）納贇

好惡（上呼到切，下烏故切）墾辟（下音闢）日齊（側皆切）

公儀第九

參（音三）要利（伊消切）其行（下孟切）過行（下孟切）胡毋（音無）甚易（以豉切）

抗志第十

鰥魚姑頑切一魴音房使乎踈吏切和者胡臥切下同以長丁丈切無㠯音以下同

故使疏吏切舍所音捨必疵音沈期大居之切為人于偽切附藏才浪切之分

扶問切無伯知丫又音霸汨之古忽切不禁居吟切適觸施隻切自累力偽切四

乘繩證切餼焉許既切祭膰符袁切已優音以下同行志户庚切已巳以下同重

違直隴切已言音以談說式銳切屬耳之欲切喪也四浪切卒盡即律切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

奉艾牛蓋切頒賦逋還切分賦亦作朌聚撲博木切模臬倪結切開徹敕列切造

之七到切燋爇州廉切

廣言

憲何呼切𠷎麗著直略切脩杼直呂切仳辨匹彼切卬我俄剛切顅和口俞戌

切汨滑古忽切烕也呼域切晉新烯乾欣衣切作燊桑感切勦截子小切嬈文辞除

比激切惎忌渠記切燀之相延切

廣訓

惡乎音烏聲赤證切華韡羽鬼切亦作韡魴鱮上符方切下象呂切麆麃蒼紅切儦

躩蹶拒縛切曰哤莫江切

廣義

目覺渠營切亦作憐目蝥莫狡之切本作嫈蜀婦時散切非分扶問切曰熟乃版切曰

恧女六切

廣名

之阽余廉切從先倫容切之䁚持鳳切之隧徐醉切之隊羊至切之寀毛宫毛絹

切又苟切充

廣服

織縎（慈陵切）曰繑（古堯切）田也（分物切，一作內朧切）頭定也（丁定切）紋謂（分物切）禧褕

（上□卜切，下容宋切）紩之（直質切）之衻（如廉切）冪（莫狄切）牀笫（壯士切）鍵謂（巨偃切）

廣器

之鵃（古毒切）之正（諸城切）之槷（倪結切，亦作臬）鏚鉞（食歷切）干戚（分越切）句子（上古）

（侯切，下古列切）鞞鞛（上必頂切，下布孔切）珌（璧吉切）之韄（胡力切）之艇（徒鼎切）曰槲（蒲故切）之

攏（力公切）轙（魚綺切）喙（呼穢切）纍（力追切）繘（以律切）縚（他刀切）綧（之允切）樛（[illegible]）

（切）紾（章忍切，或作紖）脾（頻弥切）

廣物

之稈（古旱切）之粒（力入切，亦作粒）之銍（陟栗切）曰擾（烏轄切）曰莒（居許切）曰穫（[illegible]）

（切）之葚（食荏切，又作糂）之橡（徐兩切）

廣鳥

之鵅（[illegible]下切，亦作雅）之燕（於甸切）白脰（徒侯切）鷃（羊茹切）鶠鴇（上[illegible]吉切，下[illegible]於切）

盾獸之豜古賢切之豵子紅切椽也桑感切魚舍如字

度跬丘弭切之兩力讓切○量之盛時征切之

溢弋質切簍郎斗切○衡銖慵朱切鋝龍輟切鍰胡關切

公孫龍第十二

讕郎干切又落干落旱二切盍轄臘切之悖蒲沒切之令力政切兕徐姊切而喪四浪切

其行下孟切下同狹之音狎汜論音泛幾能音機惡得音烏

儒服第十三

簍治治切而巳音以下巳行同與焉音預獲巳音以比劦切甲夜比訾音紫所喪四浪切

對魏王第十四

與謀音預則射神夜切相揉忍九切相錯倉落切所喪四浪切惡之烏故切下同呐

呐儒劣切陳士義第十五

便者（婢史切） 蔬食（音嗣） 一夫（音膚） 降節（如字） 夫豈（音扶） 歆強（巨兩切） 必當（丁浪切） 錕鋙（上公渾切下五乎切） 皓然（胡老切） 賞勞（力照切下同） 相好（虛到切） 折毀（旃列切） 五父（音甫） 合葬（音閭） 梁紇（下沒切） 輓父（亡販切） 大行（下孟切） 於郤（音隙） 亂轂（契汁切） 於菟（上音烏下音塗） 女妻（七計切） 橫生（户孟切） 由惡（烏各切） 使相（息亮切） 修好（虛到切） 而號（音豪） 強之（如字） 不已（音以） 麋粟於（臭悲切） 貲擬（音資） 蹴踖（上音蹙下音迹） 之行（下孟切） 諂貌（音諂） 麼鬚（度各切） 稱（尺證切） 論士（盧困切） 宮他（唐何切又湯何切） 作難（乃旦切） 相惡（烏各切） 而臨（力鴆切） 舍先（悉薦切） 相魏（下同） 喪職（息浪切） 麗彌褏（卑悲切） 而弗帯（傳蓋切又方味切） 幾乎（音機）

論勢第十六

求從（才用切） 數被（所角切皮義切） 好卑（呼到切） 惡尊（烏故切） 二難（乃旦切） 目累（力遂切） 賀泰（音致） 嫪毒（上郎到切下京改切） 在喪（如字）

執節第十七

義除豆兩切下並作同 談說舒贅切 省刑所景切下省同 問相息亮切 長行下丁丈切下孟切行同 卒

不戴律切 學行下孟切

詰墨第十八

崇喪蘇郎切 惡禮烏故切 苴經子余切 菅菲古顏切 躬行戶庚切 傷夷

鄭昭切 亦惡烏故切下相惡同 惡疾烏各切 行已戶庚切 隳重直隴切 強諫其良切

卒自將律切

獨治第十九

祇水陳尼切又直六切 易操食躁 名對方遇切 塞於桑則切 媾音遘 降殺

上如字丁佐丁皮切 之免音問 弗父音甫

問軍禮第二十

齋戒側皆切下齋戒三日齋同 舍奠音釋 訓馘古獲切 飲至於禁切 挈齋側皆切

答問第二十一

之知音智 戾夫風無 當之 字之 為韓于僞切下 中行戶剛切 說難 於上
度其 度音 洛切下 度同 知氏音智 難之乃旦切 知伯音智 施施 式支切 何施 商移
三恪 苦各切 其娣大計切 第 切 累累力追切 使使上 史 下 史 切 不 然
晉盜 跌而田結切 無累力 切 決拾 業切 梟將 切 扛鼎古雙切 蹺
獸 猘 凶凶許拱切 贛愚 亦作戇 舍癎 音 令圖 力政切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相規 湘 將事 即亮切 婁侯 力竹切 轉相 敏 說 使求
切 方師 音 騂間 音 田 驅 上 切 下 音 乃考 音 翳 日 切 施令 切
正訟 上諸 下 切 喪精 四浪切 登較 古學切 孟賁 切 瞋目 音 躁狷
除 音 樂 下同 即各切 猗那 上於 切 下 奴何切 飲 音 洗 蹕 兕觥
鴞 于 切 喪巳 四浪切 鵬 音 令考 力政切 婁 蟲 切 蠨 蟲 切 而 焉 立
於 惡能 晉 將焉 於 切 衎衎 空旱切 山霤 力 切 雅好 呼到切 褻

事利刑切 牲 分扶問切 亢䟘上音抗下音疎 知足音智 謂強切字下同 剛愎切 堅

稱此赤證切 析理星歷切剖析同 圂殽上胡困切下何交切 折其之舌切 揆度並洛切 斷

氣徒管切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行非下孟切 令史力政切 得與音預下音 受發子其切亦作搆 惡有音烏 盍上許桔切下音闔

切 為人于僞切 請從才用切 燕見音宴 造其倉到切 可度唐洛切 行高下孟切

別而彼列切 交燕音宴 綈素杜奚切 以好呼到切 又數色角切 棄公音欽

賑之止忍切 為贏餘輕切 取後音聚 與殺音 荷已音以 有分扶問切 也

乎音呼 幾於音機 已乎音以 學知音智下同 何居音基 要祿音腰 悵然

惡直烏故切 知得音智下同 省宗相井切下同 棬棬驅圓切 瑕陽神陵切

孔叢子釋文終

後序

目咸詳孔臧續連叢子二篇至與子琳書而止自叙世而
下逮季彥卒悉孔氏之後人術業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
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世祖建武十
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孝和永元四年
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
帝初国絶魏復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
十三世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爲崇聖
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世
孫珍爲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
封鄒国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国公煬帝改封爲紹聖侯唐
太宗封夫子裔孫德倫爲褒聖侯由漢平帝至唐子孫

龍衣封不絕不審何人修續之然當在植靈之際故獻
帝時因絕此書遂已而无續焉

後序

孔叢子者先生廣平公序之詳矣先生頃得是書来哉
因領憲計二政于嶺南公餘遂釋而進之
先皇帝嘗賜金紫以寵嘉之然尚藏于秘閣而天下樂聞
乎道者欲有之而未能得逢遊學于先生之門得其本又可
私善諸已而已耶因命工刊焉庶乎與樂聞道者共使知
逢之心異蔡邕帳下之論衡云耳時嘉祐八年癸卯冬十
一月日門人 呂逢序